

歷史空間

高票(上)

白頭翁

「高票」似乎是一政治術語，如言之「高票當選」。皇城根下的老北京人懂「高票」，那年月京城有句順口溜：「皇城無處不綠弦。」喜歡京劇的人，比現時北京城裡玩手機的還普遍。即便是蹬板車的、送煤球的、挑擔賣菜的、進家收貨的、大字不識一籬一筐的，都會唱幾嗓子京劇。得意了，高興了，吃飽了，喝足了，閒了、忙了、醒了、樂了，都即興而發，有的嘴裡打着傢伙鑼鼓點，操着琴打着板，一發不可收拾，是京城一景，京城一樂。不會唱兩句「西皮」的肯定不是皇城人，肯定沒在皇城根下住過三年，熏也把人熏出來了，連拉駱駝從西直門進城送炭的山西幫，一進城門不知不覺地就把哼唱的「北路梆子」改口「西皮流水」了。

更別說當年宮裡外，府上府下，穿補子官服的，戴頂帶花翎的，穿軍裝蹬馬靴的，坐綠絨大轎騎高頭大馬的，甚至坐汽車穿洋服的，京城有一個算一個，提籠架鳥的，溜彎吊嗓的，上澡堂子進戲園子，下飯館子泡茶攤子，沒人不是不時地「走」兩句京劇，京城稱「玩票」。「玩票」的不論身份高低，有錢沒錢，吃上吃不上，都像湍流中的落葉，由不得自己去喜愛那口兒。票友裡確有「高票」，「高票」乃圈內話，呼之「高票」因其高，唱得出眾，不同凡響。

在全國名氣甚大但名聲不好的「辦帥」張勳就是位「高票」，張勳在歷史上除了留下一條不屈不撓的辮子，就是在梨園留下好名聲，好名聲。從楊小樓、余叔岩、王鳳卿、梅蘭芳、馬連良，沒人不知「辦帥」愛戲、懂戲、會戲，是位可以掛頭牌演出的「高票」。

有一次「辦帥」查兵營，忽聽得有人唱戲，靜神一聽，踢門進屋，怒不可遏，言：「捉放曹，陳宮是這個唱法？糟蹋戲！」原來兵士們閒下無事，有好戲者票友也，相聚會友。唱得跑風走氣，「辦帥」不幹，竟然自拉自唱，驚得大兵們歡聲雷動，叫好聲比衝鋒號還響。說「辦帥」高票是因為他曾經掛鬚、扎靠、登靴、勾臉和楊寶森、楊小樓、馬連良登台合演《群英會》，連余派創始人余叔岩都誇讚他，不吃軍餉開口飯也餓不着。「辦帥」唱《回荊州》扮的劉備，登台開口唱，台下票友包括不少「高票」都誤以為是王鳳卿王老蘭唱的，那做派、台步、甩腰墊步，掌聲、喝彩聲、叫好聲炸開鍋一般。「辦帥」晚年失意，避居天津，有一年曾登天津大劇院唱過一齣《文昭關》，園子裡的票賣完了，不得不加座。據說當時在北京的不少達官貴人，甚至連梨園的「名角兒」像梅蘭芳、馬連良都坐火車趕去見「辦帥」，聽聽「辦帥」的京白、京韻、京腔、京調，老道，地道！「高票」也！

袁世凱亦是一位「高票」，他83天復辟當皇帝，把自己「高票」的風采給攪和了。

袁沒有太多的嗜好，惟有好京劇。袁極聰慧，極有天赋。據說戲文聽一遍能暗誦，聽二遍能上口，聽三遍能唱出韻派，余派、高派、譚派、馬派，老生唱得出色、出味、出韻、出神。袁世凱在小站練兵時，軍紀如鐵，執法如山：私出軍營者軍棍五十伺候，賭錢的一百軍棍打完剝下軍裝滾蛋，如有抽大煙的，找個理由拉出去槍斃。袁有個理論，抽上鴉片煙就是廢人，生不如死，死不如快死，快死不如槍斃。但袁喜歡弟兄們學唱京劇，操練下來，來一段銅鑼花臉《二進宮》、《單刀赴會》，有個兵來了段《挑滑車》，袁世凱高興，親自給打的傢伙操的琴。過年、過節，袁都要在軍營中和軍士們一起過，高興之餘上妝扎靠，上台唱一齣《四郎探母》贏得營內營外滿堂彩。那時候袁世凱操練的北洋新軍稱三友：戰友、政友、票友。袁世凱在軍營中的第二大樂趣是鼓勵大兵摔跤，設壇打擂，興一股武風。說袁世凱為「高

票」的乃京劇大師譚鑫培，譚老閣親自給袁世凱點過戲，教過戲，也曾登過袁家堂會唱過戲。只不過袁世凱後來稱帝，譚老閣從此不和袁世凱過戲，袁世凱再請譚老閣唱堂會，給點撥唱腔，指教京劇的「四功五法」，譚老閣裝聾作啞，避席不入。給多大戲份，不去！譚老閣骨頭硬。但提民國的「高票」，不能不提袁世凱。

民國當過大總統的「高票」不少。背着「賄選總統」的曹錕就是一位。曹錕發跡前有一混名：曹三傻子。說他缺心眼，也說他文盲，大字識不得三斗。傻子，即近乎白癡。其實曹錕是優於於外，猴精於內。曹錕精明之處是算大賬，吃小虧。他自幼家貧是真，無力上學讀書是實，當兵吃糧是史，但曹錕極聰明，很多事情無師自通，一點即透。

民國的大總統幾乎個個都是「高票」，那年代「玩票」是時尚也是文化，就像現在的網絡文化，你不沾它，它網你。京劇何等厲害？不敢說一統中國，可以說壟斷全京城。曹錕的「票」高在京韻道白，京劇講究四大功夫：唱、念、做、打，梨園界素有「千斤念白四兩唱」。言下之意，念白比唱更難學難演。因為唱腔有「場面」伴奏，而念白則無絲無弦，無板無鼓，全靠演員張口念白。京劇的念白講究多，口型、口腔、音調、音頻，講究脆亮悅耳，清爽有韻，富有極強的節奏感、音樂性，一句京味十足，韻性四溢，底氣醇厚，脆響八方的念白能讓整個戲院子為之一振。據說金少山、馬連良、譚富英、李少春的念白俱稱一絕，用票友的話說，只聽一耳朵，數日有回音。

曹錕大總統的念白深得其妙。他善長譚派老生，常常自扮自演《定軍山》中的老黃忠，行家看後都翹大拇指。那年馬連良馬老閣曾親自去曹帥府聽曹錕唱《霸王別姬》，其實曹那兩口不值得馬老閣那麼大角兒親自聽，馬老閣是去聽曹錕念道白：「戰英勇，蓋世無敵，滅滅秦，廢楚帝，爭戰華夷。（定場詩）贏秦無道動兵機，吞併六國又分離。項劉鴻溝割地，漢佔東來孤霸西。（道白）孤，霸王項羽。自與劉邦鴻溝割地，講和罷兵，請回太公呂后。誰想他反覆無常，會和諸侯又來討戰。……」馬連良聽着暗暗叫好。念白讓馬連良喊聲的就是掛頭牌的名角兒都不多，曹錕不稱「高票」何以有高者？過去說「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看來不讀書不識字也能帶兵，還能成「高票」。

抗日戰爭時期有個大漢奸叫王克敏，曾經充當偽華北臨時政府行政委員會委員長，他雖是罪大惡極的漢奸，但的確是位「高票」。王在北洋政府曾出任過三任財政部長，當過中央銀行總裁，錢多得和氾濫的黃河水一般。王獨好京劇，不惜重金請名角兒來家唱堂會，請名角兒教戲，據說和當時梨園中的名角皆有交情，是公認的「高票」。不但懂戲、會戲，能上台唱戲，能和當時最有名的「晚兒」搭台唱戲，而且還能講戲。他獨愛「老生」，數十年喜「生」不輟。他能講余派（叔岩）老生的用氣，能講言派（菊朋）老生的用力，能講高派（慶奎）老生的用腹，能講麒派（麟音）老生的鼻音拖腔，能講馬派（連良）老生的底氣神韻，能講譚派（鑫培）老生的武功運氣。連那些名角兒都聽得全神貫注，如學堂聽課。

王克敏變節當漢奸後，那漢奸也不是好當的，像日本人養的一條狗，有時候被主子踢了一腳後，也一肚子怨氣憤恨，回到府中，這傢伙自排發洩的辦法是一個人唱京劇，尤其鍾情於唱《擊鼓罵曹》，唱得也是慷慨激昂，罵得也是仇恨憤然。至於他為什麼選唱這齣戲，沒人知道。下人只知道「委員長」一唱這齣戲，肯定又讓日本人「踢了個窩心腳」。抗戰勝利以後，王被逮捕了大獄，在等待判決期間，這傢伙兩眼一閉，彷彿閉眼等死，但嘴裡是全套的「場面」傢伙，一遍又一遍地唱他的《擊鼓罵曹》，臨死嘴裡哼唱的依然是一段「西皮散板」。



名氣甚大但名聲不好的「辦帥」張勳是位「高票」。

字裡行間

黃仲鳴

設文學館刻不容緩

天氣漸寒，書齋亂翻書，翻出吳昊當年所贈一堆剪報來，感慨不已。故人已隨風去，當年坐談香港文學景象，如蒙太奇般，浮上腦海。我們都喜周白蘋所創造的兩個人物：中國殺人王和牛精良；自是相談甚歡，後來還互通資料，我得益尤多。

吳昊說，香港的「江湖奇情小說」，周白蘋寫得最佳，後來跟風者亦多，如江之南的《人在江湖》。周白蘋的《牛精良》寫於戰後，以三及第寫成；但吳昊說這是「三及第文字在香港文壇的開端」，我則不敢苟同，促使我走上研究三及第之路。吳昊最愛牛精良，此人是香港一名「咕喱頭」，日治時期打家劫舍，後來幡然大悟，做了游擊隊，糾黨挑戰漢奸及皇軍。在早期的《牛精良大鬧中環》、《牛精良大鬧西環》、《牛精良大鬧曲江》等書中，經常機槍橫掃，手榴彈亂飛，江湖情仇，義氣豪邁。《中國殺人王》則是占士邦式機關打鬥小說，經常大鬧紐約、倫敦等地，和大破七黨物黨，開特務小說之先河。所以，吳昊譽之為「香港通俗小說之王」。

少時，舊書舖和地攤，常見牛精良和殺人王的書仔。那時購之，讀後即棄，如擲鼻涕的紙巾。我和吳昊都是後知後覺，急起尋覓時，始得「搶救」若干。吳昊慨歎說，這畢竟遲了很多，香港很多作家的作品早已失傳了，他們甚至連名字都遭到遺忘了，作品更如花果飄零，難以尋獲。這簡直是慘情。

香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是文藝最豐盛的時期，報紙、周刊和雜誌湧現，內地的報人和作家紛紛來港，筆耕維生，佳作亦多，香港文壇遂呈一片熱鬧，尤其那些類型多元的通俗小說，如偵探、武俠、間諜、江湖奇情等，高手輩出，至於通俗雜誌也同樣精彩，例如《東風畫報》、《西點》、《黑白》、《天地》、《星島畫報》等，幾十種之多，雖然在當時只供人娛樂、消閒，但如今翻閱，卻能得見當時香港社會的生活、風情、人事的變遷等，甚有歷史和文化價值。可惜，此間大學圖書館、公共圖書館毫不重視，尤其是被視為通俗、不入「雅眼」的讀物，一概不收；而報館關門、出版社執笠，所藏每遭拋棄；大好「寶藏」，就此流失。猶記《晶報》結業後，存報被藏於地窖，一場十號風球，全遭浸毀，簡直是文化大慘劇。吳昊每談起，不勝唏噓之至。

如何挽救多姿多彩的通俗文學？

吳昊強調，過去殖民地政府有意抹煞香港人的文化身份，毫不重視保留這些報紙雜誌，作家更遭蔑視，任由自生自滅。這，政府實有責也；文學館之設立，實刻不容緩，蒐集舊書舊報舊刊和作家的生平資料，整理其作品，發起對其研究，凡此種種有必要急起補救，免文化遺產自地上消失。可堪可嘆的是，直到於今，吳昊之願仍未得償。



這類書籍，何處可尋？作者提供

一部世代閱讀的史書
一片令子孫心馳神往的聖地
一位充滿傳奇色彩的歷史人物
大山連着大山
傳奇倚着傳奇
林海花叢中
綠茵掩映的小道
偉人鄧小平紀念館
聳立山巒疊翠之中
林竹秀逸檳榔挺拔
山道逶迤一代梟雄
激揚文字指點江山
百色有兩種可歌可泣的顏色
一種是鮮艷奪目的紅色
那是革命先烈鮮血染紅的
一面面獵獵飄舞的五星紅旗
一種是漫山遍野的綠色
那是偉大祖國哺育下
朝氣蓬勃的生態百色

一種侏羅紀時代的植物
恐龍的活化石
億萬年注入的血液
從上古流向文明的百色
先祖的子孫
在這片英雄輩出的紅土地
播種理想播種希望
收穫美麗收穫幸福
形似巨龍的杪羅
默默聳立
守護大山谷底
那個天坑
那個鴛鴦潭
那個驀樹下一對對戀人
侏羅紀不再神秘
惟有地下河驚心動魄的濤聲
留給人類深不可測的謎底

詩詞偶拾

百色

杪羅

俞慧軍

豆棚閒話

劉克定

以蘭屋書話

最近邀幾位作家，編了一套「旅人蕉」叢書，一共六本，包括文史雜談、遊蹤隨感、人文考索，向讀者奉獻一部文學大餐。這套叢書甫一編定，就得到暨南大學出版社的重視和支持，當即同意出版，於2015年12月面世。

作家、教授顧農，從事文史研究和教學有年，積學深厚，著述甚豐，成果累累。叢書中的《談非常談》，是他平時寫的一些隨筆短文，縱橫捭闔，說文談史，言近旨遠，給人教益。文風厚樸樸實，意味雋永。余素讀數文，恍如晤面，真無限風光。可謂百尺喬松，亭亭獨立，煙雲變幻，氣象非凡，久聞其學識淵博，讀其文，實如嘗鼎一臠矣。

《方寸天地》是老雜文家、資深雜文編輯朱大路的雜文隨筆。朱大路，上海人，《文匯報》高級編輯。在《文匯報》「筆會」編雜文20年。著有長篇小說《上海爺叔》、《末路皇孫》、《三教九流》、《夢斷上海》，散文集《鄉音的色彩》，報告文學集《盲流夢》，傳記《上海笑星傳奇》；主編《雜文300篇》、《世紀末雜文200篇》、《世紀初雜文200篇》。所寫雜文，被收入《中國新文學大系1976—2000 雜文卷》和各種雜文年選。本書的主要寫作特點是「休閒其表，嚴肅其裡」，「硬題材軟表達」，「抒情，慢節奏，文質彬彬」，「一個老實人機智地對世界發表批評意見」。其文善於開掘，立意尖新，有新的亮點；行文浩蕩，有思辨性，被讀者稱為「大路貨」。不少感觸是來源於親身經歷，使文章具有生活氣息和情趣。行文節奏慢板，風格文質彬彬，即使是嚴肅的批判，也從容不迫，娓娓道來。

叢書中收入三位女作家的散文，文筆清麗靈秀，涉獵廣泛，情感細膩，感人至深。趙衛是作家，也是畫家，文筆好，畫風別塵脫俗，自有山林。她的《四絃琴》，彈奏出她的心曲。朵拉（馬來西亞）和尤今（新加坡），是難得的散文大家。這兩位東南亞女作家，遊歷甚廣，閱盡人間萬象，字裡行間，指點江山，輕輕處叫人莞爾，沉重處令人淚垂。作者用心眼看世界，「陽光底下，到處都是立體的驚嘆號」（尤今語）。行文清新活潑，蘊藏着對人生、世態的情感和見解，以其細膩的觀察、

敏銳的感覺，將所見所聞所思形諸筆端，常常是輕鬆的述說中給人哲理般的啟示。比起一些走馬看花，照相機般談感受的遊記散文來，其自出機杼，獨樹一幟，烏可等量齊觀，這大概就是六經注我的精神吧。朵拉的《秋紅柿》甘美怡人，尤今的《繽紛的簫聲》委婉動聽。

中國的王國維先生在他的《人間詞話》裡認為，詞人有主觀詞人和客觀詞人之分，所謂主觀詞人，大都抒發內心世界，着重表現自我情感；而客觀詞人則是閱世深入，寫盡人間世象。主觀詞人多生於深宮之中（如李後主），長於婦人之手。並認為主觀詞人閱世愈少，性情愈真。這個觀點，在探索研究女性作家作品時，可以作為一片鑰匙，讓我們擁火前行。但在這套叢書所選的散文隨筆中，我看出，王國維先生的「主觀說」時有舛誤，三位女作家的隨筆，一方面抒寫了自己的情感世界，但另一方面，她們又長於閱世，在她們的筆下，不但性情沒有絲毫淡化，反而愈見其真切，且又擺脫了自道身世之戚的閹閣之氣，這是值得研究的地方。

朵拉和尤今出身華人家，生長在東南亞，能如此嫻熟地用中文寫出這樣好的散文，考據嚴謹，邏輯嚴密，令人嘆服。每到一地，隨身帶着本子，記錄所見所聞，作為素材，使其作品真實可信，可謂負笈擔簏，辛苦勤奮，其作常見刊於《人民日報》、《新民晚報》、《文匯報》、《大公報》以及世界華文報刊，在中國內地讀者中頗受關注和喜愛。

南方的冬季，不算太寒冷，找個僻靜處，帶上幾本書，在暖暖的陽光下，靜靜地、寂寂地讀起來，真有養上人的味道。讀着出版社寄來的這套叢新書，感激之情油然而生。讀一本好書，有如拜訪一個高尚純潔的靈魂，與之作心的對話，從作家的喜怒哀樂，以及他的取材、他的角度、他的發現，我看到他的快樂與痛苦，我於是受到啟迪，得到智慧，懂得感恩，變得聰明。

但願這套叢書，像旅人蕉一樣，在人生的征途，給人們一片遮風避雨的所在，給焦渴者一掬清涼的生命的液汁，以不負暨南大學出版社編輯的辛勤工作。

遊蹤

醉遊桂林

徐樾

初到桂林，彷彿來到了一個綠色王國。到處都是滴綠的草木，滿眼都是潑綠的青山。那含情脈脈、青梅酒綠的灘江，看上一眼，便讓你的心兒醉了千次萬回。在這草木爭榮，群山競秀的世界，人的每根毛髮都想發芽；一腔激盪的情感，真想對着滿街的花草樹木，傾吐個痛快。

桂林有兩個著名的地下溶洞，一個叫七星岩，一個為蘆笛岩。由於特殊地貌的造就，洞內難以計數的石乳、石筍、石柱、石幔、石花組成了變幻莫測，難以描摹的景觀。隨意敲打根根石筍，那清脆悅耳的樂音繞洞三日，使人不知肉味。有的石筍石柱還能彈奏出不同的音符，組合起來就是一曲美妙的仙樂。

在這神奇變幻，美不勝收的溶洞裡，最富人文氣息，最是牽人情懷的是蘆笛岩「原始森林」一景。只見顆顆古樹枝葉扶疏，各種攀附其間的藤蔓植物，交糾纏繞。在各色彩燈的映照下，瀟灑着一種難以言表的清幽靜穆的氣息。耳邊間或響起的淙淙流水聲，交織着鳥雀的鳴叫聲，分明演奏的是一曲醉人的田園交響曲。置身其中，恍若隔世。有時我真想卸去這文明世界的「粉黛鉛華」，回

歸遠古。和我們的先民一樣，以葉遮體，無名無利，無牽無掛，漁獵期間，歌嘯期間。是個細雨微濛的春日，那如煙如霧的春雨，給桂林的山山水水籠上了一層迷離的羽紗。從磨盤山起錨駛向陽朔的遊船，在平滑光潔的水面滑行。四十三公里的灘江，漸次舒展一幅青秀美妙的山水長卷。

放眼兩岸，這座座山峰，乍看橫空出世，拔地而起，似乎沒來龍去脈地漂浮在水上。這高高低低，錯錯落落，遠遠近近，濃濃淡淡的山峰，鐘靈毓秀，姿態萬千，飽孕着大自然幾多神奇的造化。看，這山似美人臨風，對江梳妝；那山如書僮執卷，誦讀有聲。瞧，這山似芙蓉初綻，盡態極妍；那山如雨後春筍，一派生機。望，這山似相逢的牛郎織女，說不盡的相思別緒；那山如同大漠而來的駱駝，跋涉着艱難美好的嚮往……這座座山峰，隨着角度的變換，晴晦瞬間的變化，又變幻出種種不同的景觀。真叫人浮想連綿，感嘆不已。

在山水之間，不時閃現出平坦的沙洲，清幽的深潭，湍急的險灘，歌吟的流泉，傾瀉的飛瀑。更有婆娑的芭蕉，茂密的竹林，寫意樣點點茅舍，裊裊的炊煙緩緩升

騰，農人們叱牛在田中耕耘。雖是中午時分，餘興未盡的雞鳴，詠歎調樣地扯起，直上雲霄。此情此景，真是一派桃花源的景象。

站在船頭，習習的江風，把人吹拂得通體涼爽。那多情的江水，不停地親吻着船舷，發出陣陣甜美如願的笑聲。清澈的江中，藻荇交橫，卵石可數。忽來條去的游魚，穿梭般地往來。這魚彷彿頹頹人間的快樂，不時尾隨着遊船，擺動着歡樂。此刻我真羨漁魚的自在優游，真想加入魚的行列，就這樣千年萬載，與這醉人的灘江長相廝守，與這秀美的奇峰為鄰伴作。



桂林溶洞神奇變幻，美不勝收。